

江海英豪何昆军长

——严抓军训勤比武

□彭伟

何昆从如皋回到驻地，顾立妹妹得救的事，很快传开了。徐小江听顾立说起城中何昆请客吃烧饼、智躲军警、寻得名医的细节，尤为感兴趣。他便又来采访何昆，核对听闻。何昆谦虚地说道：“小江，他们说的都是真的。但是你要记住，要多宣传红军，而不是我。这次进城就诊的行动中，宗子祥、顾立也很积极，抱孩子，买中药，忙前忙后，吃苦耐劳。遇到敌人，他们都很镇定。还有那位吴医师，年纪轻轻，思想进步，不求钱财，也是我们红军的好朋友啊。”

徐小江心领神会，回营伏案写作，隐去军长、吴医师等人的名字，完成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故事——《红军冒死寻名医 小孩获救夸党好》。大家口传口，四里八乡的百姓，听了故事无不感动，也夸红军真爱民，共产党是大救星。

越来越多的百姓，要求加入红军队伍。何昆考虑，一边是队伍壮大，一边整编运动基本解决了全军思想和经济问题，因此加强军事训练，已是迫在眉睫了。很快，全军的军事训练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。何昆亲自示范稍息、立正、卧倒、射击、刺杀等动作，他的动作有板有眼，引来大家一阵阵掌声。战士们紧紧盯住何昆，细细揣摩他的每个动作，希望学到真本领，他们不时窃窃私语：“军长真不愧是黄埔军校的高材生，有一套！”

为了减少伤亡概率，针对战士们冲锋姿势不规范的问题，何昆摆出一个门字形通道，长十丈，宽四尺五寸，高三尺八寸，竹竿搭的门楣上，每隔一丈就捆上一把柞树枝条。柞树枝条上的针刺又尖又硬，稍不注意，头皮就得划条口子！何昆端起一支汉阳造步枪，猫腰钻进通道。他一进一出，快速自如，毫发无伤。接着，他把枪扔给身旁的一个学员，说：“上！”

接枪的学员吓得不敢动弹。

何昆说：“你们现在害怕划破头皮，战场上就要脑袋开花。”

道理谁都明白，可大家就还是不敢。这时，一个小队长从附近群众家借来一个大水瓢，朝头上一磕，钻进了通道。出来后一检查，水瓢被划了两道。何昆觉得这个土办法不错，说如果再在瓢上钻两个孔，用布条扣在下巴上，水瓢就不会掉下来了。何昆表扬这位小队长善于动脑筋，打仗既要有不怕死的精神，也要避免无谓的牺牲。

训练多流汗，战时少流血。何昆希望大家能学会动作要领，避免划伤，于是放慢速度，一边演示一边讲解如何拿枪、如何低头、如何弯腰、如何小跑。烈日炎烤下，汗珠从何昆的头上滚到地上。经过数次演练、数回讲解，多数战士掌握了全副武装迅速通过门道的诀窍。在强烈的阳光下，他们坚持继承刻苦训练。

军训步入正轨后，何昆常常在训练场借休息的空隙，给大家讲军训的重要性。他对战士们说：“与敌人搏斗，不能像田间的野猪遇到对手只知道傻傻地向前冲。光有勇气是不够的，要像老虎捕猎，讲究策略和技巧。这些策略和技巧，不仅要靠实战打磨，还要靠平日认真军训。今天训练多一点，将来少受一点伤。”在何昆手把手的教导下，全军上下掀起了练兵热潮。

何昆还发挥自身优势，将家传的武功一招一式地传授给身边的保卫人员。一传十，十传百……很快，全军上下涌现出一批身体素质过硬的战士，全军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。

这是好事，但也有坏事。张爱萍向何昆汇报，有几个战士，自从学了武功，像好斗的鸡，不仅互相斗殴，而且喜欢挑衅别人。打了几回，张爱萍是左右为难，不开除，隔三岔五地来事；开除，又是单兵作战能力强的，太可惜了。何昆挑头，带着张爱萍来到开欢迎大会的空地中。四周大树长得郁郁葱葱，根根枝条，串串树叶，弯得交叉起来，人抬头一望，树上的叶子像绿色的大帽子，挡住了阳光，微风窜来，十分惬意。张爱萍有些纳闷，何昆提醒他道：“解决你的问题，就来这块风水宝地。既然他们爱打，我们就经常来此，比比武，让那几个好斗的打个够，让大家比试比试，增加点竞争意识。”

比武开始前，“破凉帽”来了。孙盛，如皋东燕庄人。如泰工农红军成立时，他加入了红军。在攻打申家埭据点时，他英勇带头冲入碉堡。敌人密密麻麻的子弹没击中他，只是打破了他头上的凉帽。孙盛一手按着破凉帽冲锋，一手抓住敌首周松平。大家钦佩他在战斗中的表现，亲热地称呼他“破凉帽”。孙盛居功自傲，心里总认为“一顶破凉帽，军功众人夸”。于是一年四季都戴着破凉帽显功。他见众人跃跃欲试，便一手叉腰，一手取下草帽掀风，也掀出一阵风言风语：“老子戴着帽子，枪林弹雨中都闯出来了。这比武，不是玩虚的，就是真比，老子就要第一。这样要比，你们上海来的一组，我们如皋本土的一组，谁怕谁啊？”一个手下拉他的衣袖，劝他小心，那何昆可是会武功的。他心里有底，居然说道：“我看他像上海的，多是白面书生，也参加军训，这不是秀才要变兵，容易嘛，想得美啊！”“破凉帽”故意说的如皋话，只想让外地人听懂一半，急急他们。何昆没有理他，但是徐小江听到“上海的白面书生”，就冲了出来。何昆怕他吃亏，拖住他的袖子，说：“破凉帽”和我比比？

“破凉帽”真像破帽遇大风，一阵烟地溜了。众人无不大笑。比武照常进行，战士们再次得到锻炼。

整编工作在何昆的领导下全面深入展开，最终在思想、经济、军事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。

精短小说



芦荻瑟瑟

薛隽

立冬以后

□苏枕书

嘉庐君：

见信好。这封信让你等了太久，显然不宜继续拖延。此刻又在去大阪上课的途中，电车内新换了永观堂的红叶海报，“京都之秋乃永观堂”，设计得很漂亮。我想自己应该没空去赏红叶，因此又多看了几眼海报。窗外天气好极了，也不太冷，有人在刚割过草的河滩上晒太阳，如果这是在外出旅行的途中就更好了。

虽然日本在第三波感染的过程中，人们比从前平静多了，电车内照常拥挤，学校也没有停课。刚刚路过车站旁的商场，倒是暂时闭门。此前我总在这里买些便宜的蔬果回去，大阪物价似乎比京都便宜些，同样的柿子与栗子，贴着“大阪产”的标签，就比“京都产”便宜不少。

下学期的课已上完过半，学生时代时不喜欢上课，没想到如今更怕上课。更残酷是学生逃课无妨（至少在我的学生时代是如此），但老师万万逃不得。此前迟迟不回信，同你说太忙，倒也不是托词。十月底的周末连续参加线上会议，连秋季古本祭也来不及去。上周一晚上，正为第二天的课还没有备完而苦恼，友人忽然提醒，说周二是“文化之日”，毫无疑问的公休日。反复确认校历，的确放假无误，一时大喜，自然抛开工作不管，第二天饱睡晏起，悠然出门，去知恩寺看古本祭，那已是最后一天，幸而赶上了。

今年本地春夏两场书市都告取消，到了秋天，书店主人再也耐不住，决然举行。挨家与主人们聊天，久别重逢，非常快乐。阿弥陀堂前楹柱上如约结了橙黄的果子，书店主人偷闲在角落吃外卖。津田书店家的女儿硕士已毕业，在

东京一家大公司的附设研究所工作，四月以来一直在线工作，父母稍稍放心。福田屋家的长孙已读初中二年级，跟着父母沉默照看摊铺，不时拿掸子细心扫去书堆上的尘灰。他的祖母让他跟我打招呼，他恭恭敬敬行礼如仪，真叫人喜欢。

“你如今多大了？”祖母问我。

“三十二岁啦！”

祖母握着我的手，很感慨：“我们刚认识时你才二十出头吧？”

“是呀！”

听说京都古书协会的成员们这大半年很悠闲，经常聚在一起打麻将。万幸的是，虽然店里没什么生意，网店生意却比从前更好。据云从前非典时期北京的旧书业也很兴盛，因为闭户不出正合适看书。口罩是书市的新风景，人人戴着口罩自不必说，一向喜欢自己做些书签、名片夹之类小物件拿出来卖的紫阳书院家摆出一盒手工口罩，用了猫纹的布料，很可爱。正殿前挂着南无阿弥陀佛的挂轴，写着“新型冠状病毒病即消灭”的字样，提示人们知恩寺曾是念佛百万遍击退疫病的道场。

宝贵的一天假期之后，仍是每日慌乱。昨天因为研究班临时取消，又得半日清闲，去书库看了半天资料。随意翻清人吴翌凤所辑《印须集》，见到卷三收录了张葆光《兔儿爷》诗，觉得很有意思，也抄给你看：

兔儿爷，儿童买得争相夸，人买百钱我五百，我家自不同它家。

兔儿爷，升我几，我呼弟妹来行礼。

折苇作香水作茶，罗拜欢呼跃复起。

兔儿爷，好容颜，好眉好眼唇不完。

百乐门情怀

□尹画

老上海有许多文化符号，百乐门是其中一个。

白先勇在《永远的尹雪艳》里，开头这样写：“尹雪艳总也不老。十几年前那一班在上海百乐门舞厅替她捧场的五陵年少，有些头上开了顶，有些两鬓添了霜……”看过电视剧《情深深雨蒙蒙》的，大概也不会忘记依萍在“大上海”舞厅唱歌的片段。剧中“大上海”舞厅的原型，就是旧上海最灯红酒绿的百乐门舞厅。

百乐门靠近静安寺，距离我工作地方不远。有时中午逛到那里，遥遥望见Art Deco风格的“远东第一乐府”，我都会向它行个仰慕的注目礼。之前没有走进百乐门，直至最近参加第二届沪港名媛老旗袍珍品展，才终于走进了金碧辉煌的百乐门。

璀璨的水晶吊灯、铺着红地毯的旋转楼梯、民国女明星海报、指针式电梯、黑白镶嵌的大理石地砖、弹簧木地板、玻璃舞池……以金色和黑色为主色调构成的百乐门，处处彰显豪华品质，腔调十足。

百乐门，是旧上海滩达官显贵交际的场所，胡蝶和潘有声在这里举行过订婚仪式；喜剧大师卓别林蜜月旅行途经上海时，也造访过赫赫有名的老百乐门……旧上海滩的一代名伶歌后，周璇、龚秋霞、白虹、吴莺音、张露、韩菁清……也都在百乐门舞厅里唱过歌跳过舞。

我一直很喜欢上海老歌，听过不少，但仍有很多没有听过。那天，我站在百乐门的弯形旋转楼梯上，歪着脑袋，仔细阅读了每一幅百乐门明星海报上的介绍文字。回家后，补课听上海老歌。秋夜缠绵，留声机音质的低调韵味袅袅，听着听着，就沉浸到一种薄如轻纱的氛围之中。

张露的代表作《你真美丽》，欢快得仿如枝头飞来飞去的小鸟。歌词浅白、直接，没有猜来猜去的小心思，沁人心脾，唱得心头热乎乎的。以前听过陈钢老师的一个音乐讲座，他说，99%的上海老歌都是情歌，且都是由女人演唱的，这些情歌表现老上海人对爱对美的追求，即使处在动乱时代，人们仍没有丧失

长耳动摇使人懨，身旁小兔尤可怜。

兔儿爷，好衣裳，青紫黑白红绿黄。我衣与爷比花绣，爷是新衣我不旧。

兔儿爷，我有鸭嘴梨、马牙枣，藕初雪、栗初炒。我同爷食爷不恼，爷赏我食使我好。

兔儿爷，我有八角铃盘、九环太平鼓，我妹能歌我能舞，爷来我家爷不苦。

兔儿爷，中秋节，阿娘盘钉为爷设，阿姨欣欣阿妹悦，我是男儿不拜月。

兔儿爷，莫患来朝弃置不值钱，时光虽过我亦怜。

张葆光字仲子，全椒人，岁贡生，有《竹轩诗集》三卷。不过此集似平流传不广，只看到天一阁、广东中山图书馆等处有藏。张葆光曾“五载佯狂京洛间，荷衣不惹缁尘还”，兔儿爷、鸭嘴梨、马牙枣、雪藕、炒栗、八角铃盘、九环太平鼓等等，都是他在京中所见名物。诗句深富童趣，在以作诗为治学之阻碍、崇尚学术的乾嘉年间，实属少见的天真烂漫，应该真的能得到儿童的喜爱。这些偶尔看见的可爱句子，绝大部分时候都被著名的人物与著述淹没，不免感激这种灵光乍现式的邂逅。因为残酷的是，许多时候平庸无名的人常常的确写不出好句，无名又可爱，还能留下作品的人实在不多。又搜到张葆光几句，比如《观书》云“异味罗列促亟食，不及咀嚼逾令馋”，也是我在书库胡乱翻书的写照。

如今已立冬，前日买的一枝水仙已开花，是冬日的幽芳。这个冬天我大概不能指望回家，下一个冬天到来之前能实现么？盼多多来信。

松如
庚子九月廿七

走马天下

对美好的向往。确实，上海老歌基调是欢快缠绵的，很少听到忧伤，即使有，也只是点淡淡的忧愁。

龚秋霞的《莫忘今宵》就是首缠绵的歌。“我把整个的心给你了，我把整个的人给你了……除了你呀除了你，我什么都不要。”不加修饰的表白，反而真挚质朴而打动人心。这也许是周星驰选它作为《功夫》的配乐的原因吧。

吴莺音的《江南之夜》，意境清幽，扑面而来的画面感，像首清丽的爱情小诗：“江南之夜，充满画意诗情。明月披着朵朵浮云，碧天映着点点残星。何处传来，何处传来，谁家的箫声。”那箫声，一定是最思念的心上人的吧。

“月明星稀，灯光如练。何处寄足，高楼广寒。非敢作遨游之梦，吾爱此天上人间。”在百乐门二楼，我看到了这首传说中的百乐门谣。这是1933年，百乐门刚建成时，一位不知名诗人作的诗歌。读此诗于我心有戚戚焉。“吾爱此天上人间”，这也是我想说的心里话。